

2006年9月22日 Spike 線上雜誌

## 未來的瑪歌芳婷要到哪裡去找？

Ogla 翻譯，何春蕤校訂

*Josie Appleton 訪問前舞蹈家轉行舞蹈批評的 Jeffery Taylor，後者認為現今有關「碰觸兒童」的政治正確態度正在毀掉英國的芭蕾舞藝術。*

我坐在西倫敦依林區星巴克咖啡館外，談論著英國古典芭蕾的沒落。前舞蹈家、目前擔任《周日快報》舞蹈批評的 Jeffery Taylor 表示：「政治正確已經嚴重的腐蝕了舞蹈所要求的標準。」

過去十年內，舞蹈教學制度經歷了重大的轉變，結果使得英國舞蹈家和國際同儕並肩表演時顯得十分笨拙。「英國頂尖的芭蕾舞團最主要的表演者現在都是外國人。此刻皇家芭蕾舞團看來如日中天，然而它頂尖的舞者都是羅馬尼亞人、西班牙人、烏克蘭人、丹麥人與古巴人」。

這並不是因為英國的年輕人沒有舞蹈天份。Taylor 指著我們對面空無一物的牆說：「中學裡的舞蹈天才璞玉多得不得了，但是他們到哪兒去了？哪兒才有瑪歌芳婷？」

問題之一在於當下對教授碰觸學生的禁令：兒童保護政策目前「明文禁止」男性教師接觸女性舞蹈學生的肢體。在某些情況下，經由學生家長同意，以正式信件授權，老師才得以進行有限的肢體碰觸。此外，「為確保並無不當的言行」，教學過程也需要時刻被監督。

Taylor 對上述現象感到不可置信。他表示：「碰觸是絕對的必要！古典芭蕾的技巧是人類發明的身體姿勢中最不自然的一種」。芭蕾體位違反我們自然的習慣與本能。「你要學的第一件事就是筆直站立，可是人類的骨骼本來就不是設計來筆直站立的。事實上，脊椎本身即有天然的弧度，要學古典芭蕾，骨盆、腿以及股關節的天然位置都需要被拉直」。然而單靠言語是無法誘導孩童們學到這些姿勢的：「你根本沒辦法讓孩子了解如何挺直腰椎、如何夾緊臀部」，我們必須直接在他們身上操作。

他把手當成孩子的腳，以展示將弓型的腳擺平放在地面時的困難。「我叫孩子把腳放平」，可是手抗拒，他強迫手擺平，叫孩子「放鬆」。經過努力說服後，手指放鬆了。「現在，伸展你的腳指」，他將手指伸開。「嘿，你看到了嗎？你的腳貼平地了。」。就這樣，老師必須「手腳並用」地揉塑孩子們的身體，當成塑形一樣。唯有透過引導、鼓勵、逼促，年輕的舞者才能體會他們身體所要擺放的位置。「要是不能碰觸學生，那就等於切掉孩子三分之一的潛能」。

Taylor 表示：把舞蹈中的碰觸視為肢體侵犯，簡直太荒謬了。他認為碰觸是「人類進展中十分自然的部分」。老師的碰觸並非變態，而是為了藝術、為了觸發孩子身體表現的可能性。Taylor 對這件事情有切身的痛苦經驗，講到這裡，他

的聲音低了下來，原本流暢的句子也開始遲疑。「我小時候很不幸，家庭生活很不平靜，11歲的時候我已經覺得受不了人們碰觸我的身體。然而當我開始跳舞、當我的芭蕾老師開始引導我的身體到正確的位置時，我覺得那是相當舒服而且建立自信的。我很清楚真正的身體侵犯是什麼，但是老師的碰觸不但不是威脅，反而是一種舒服的感覺，它不求回報而且充滿鼓勵的給了我一些東西。」

另外一件讓 Taylor 嘆息的事情就是近來潛入芭蕾界中的「不做評斷」潮流。現在不但有身體的碰觸禁令，在芭蕾訓練上所依恃的身體懲罰也在禁止之列。「在今天，幾乎明令宣示：除非孩子們自願做，你不可以告訴孩子們該做些什麼」。然而這根本行不通。「[在芭蕾訓練中]到了某個地步的時候，你就是得照著別人說的做，不管你懂不懂或同意與否。你如果覺得你做不到，那你就沒法做出新的姿勢。我還小的時候，老師們要不就罵我，或者坐在那裡瞪著我，或者說『我去弄杯茶，你要是學會了蹦跳再叫我』。假使今日的老師這樣對待學生，大概就會被逮捕」。

每個人對本身極限的評估總是低於他們實際所能達到的範圍。面對這中間差距，想要再進一步似乎是非常不舒服而且無望的，而且總是需要歷經掙扎和苦痛。好的老師會帶領學生進入這個層次，這個「超越你自認極限」的層次。這並非殘酷，Taylor 表示：「從亞當、夏娃以來，這就是創造力與身體造詣的種子」。芭蕾老師努力操練孩子，這並非出自什麼虐待心態，而是讓孩子看到他們可以做到什麼程度。

古典芭蕾訓練的壓力會在個人性格上留下難以磨滅的刻痕。「我所認識的多數舞者都有能耐從事任何事業——他們已經具備了自我管理、堅決意志、和對自己的信心」。說到這裡，Taylor 似乎將他對自我身體的控制轉移到了對語言的掌控，他對語言的要求很精準。我聽懂的時候，他會點頭說，「確實如此」，接著補上一句，「但是那不是我用的字眼」。他似乎也控制著他觀點中的情感濃度，語調隨著激情逐漸上揚，而後轉為更多的反省。他很明顯的對芭蕾世界中的轉變感到痛苦——絕對的痛苦。

但是「政治正確」實在是個不恰當的說法；「毒素」則是 Taylor 所使用的、或許更精確的另外一個字眼。他覺得舞蹈人的代間關係正在被毒素侵蝕，使得老師們不再以過去他們被模塑開發過的方式，來模塑發開他們的學生。右派報紙有時諷刺政治正確是一種軟弱，但是實際上不只如此：政治正確正在腐蝕人們應該共享的藝術旨趣和信任。「信任是很重要的一個面向。當你的老師說『現在就跳起來』而你卻絕望地覺得自己沒有辦法拉動任何肌肉時，你必須信任那個對你說話的老師」。

在芭蕾的關係中，懲罰與呵護並須齊頭並進；老師必須同時鞭策、關注與啓發學生。然而現在，對老師的懷疑與對學生的虛假肯定卻是並肩而行。Taylor 表示，人們常對年輕的舞者說大家都一樣好，這對他們一點好處也沒有。「這是一個長達五年的課程，你天天對孩子說他們做得很好，應該感到驕傲，但是三年後，他們卻因為無法達成要求而必須走人。這是很殘忍的事。在任何領域裡，成長都有很重要的一個部份，那就是學會認識自己的侷限但是也同時認識自己的潛能」。

訪談已結束，錄音已停止。Taylor 再次試圖讓我了解「碰觸」在芭蕾中的重要性。他舞動著雙手，生動的說明要如何把腿縮到臀部，然後手、頭、背要怎麼

放置。他的聲音逐漸提高到最高點：「你懂了嗎？」我點了頭，不過其實不盡然懂：我無法想像把我的身體模塑成那種姿勢會是怎樣，而這正是需要「動手示範如何模塑」的關鍵所在。幸好，他並沒有要求在我身上模塑。